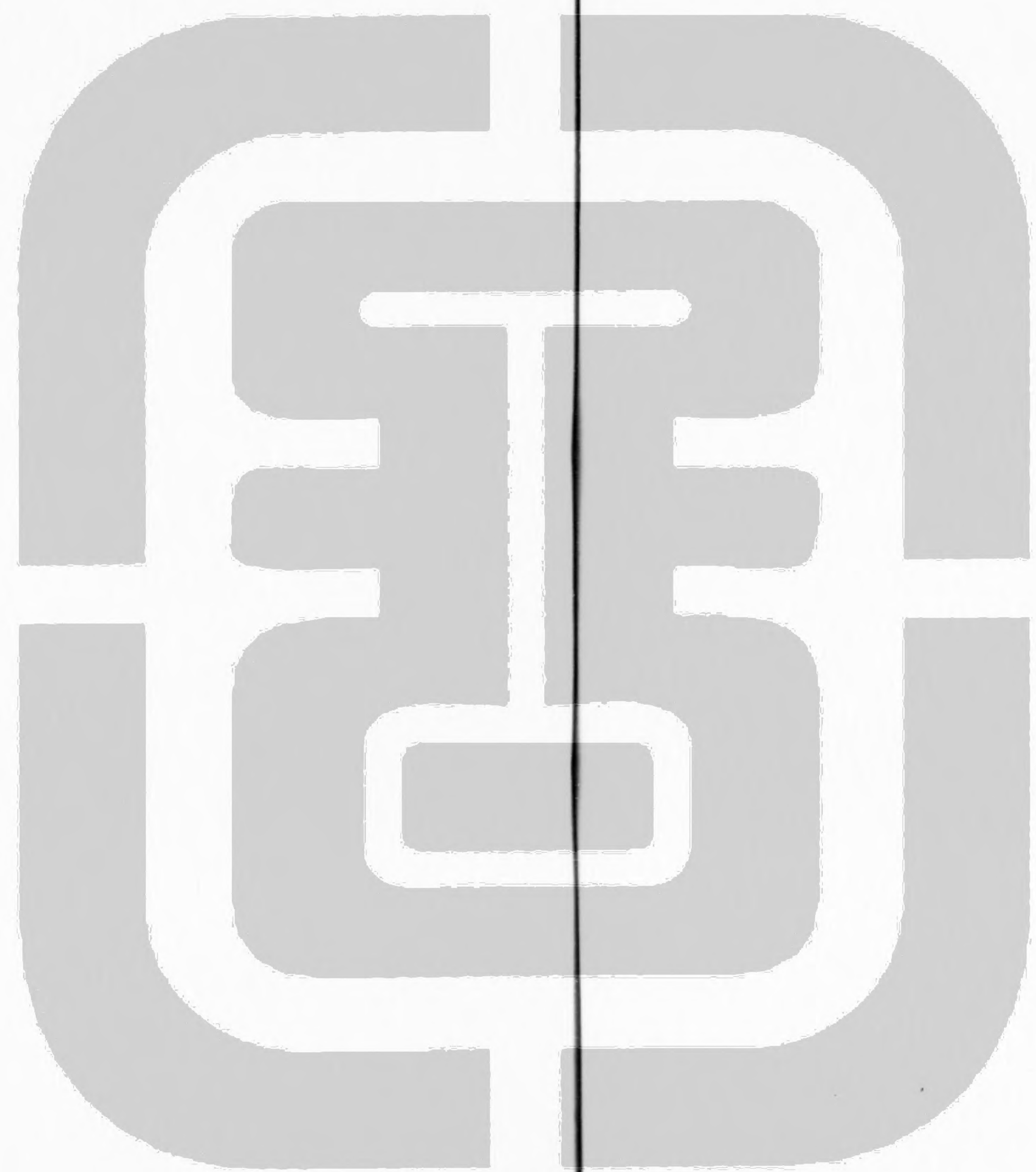






司馬裕

星研





今律以孫子吳子曰馬穰直各法校部士俗所傳誦或雜文字傷  
謬巨解書疏早批為帝痛之有從道藏中獲見孫子兵法具魏武  
帝已下十卷巨急令書子錄出孫子系郵詣少白富能竟見明人  
刻本因字信吳子為書歸并錄存置內二劉注其跡隨在  
稍愈於似同本少白名父之子能守賜書校訂經史博覽厚籍  
良可嘉也

丁未三月十八日星辨記







司馬法集解引



武經七書宋司馬法集解受詔之

所校定也其間是非真偽先儒

已有確論多濫掌武學條焉四

載講授之餘孫子為之選註吳

子為之集解至司馬法一書



缺又誤字且難為句讀而解者  
又不多得唯見二別之說平正  
通達援引切當遂采輯而校正  
之間亦竊附管見并句讀者釋  
集成會意屬辭欲為之序及觀  
太史公之高談別寅之實錄陳

后山蘇子由之考核精詳而明  
辯之然後知驅市人以戰之才  
諸儒已先得之趙兵不復出矣  
故備載其說于左俾讀者知所  
考焉三子嘗把總錦衣都指揮  
馮公晉男騰嘗遊武學不私篋



載率同志鉅梓以廣其傳予甚  
嘉之將內子等幸鑒幸鑒  
成化五年己丑仲春閏月之吉  
修職郎 國子監丞掌 象衛  
武學伊嵩閣禹錫書于心遠軒  
謹識

一 卷目

卷上

仁本

天子之義

卷中

定爵

卷下

嚴位

用衆

引用註解

太原劉氏

名寅前辛亥科進士直解

江陰劉氏

名源○本朝布衣 註





一集說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閱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禮意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之指。陳后山曰。謹按傳記所載司馬法之文。今書皆無之。則亦非齊之全書也。然其書曰。禮與法表裏。文與武左右。又曰。殺人。以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去戰。雖戰可也。又曰。冬夏不興師。所以無愛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難乎。至其說曰。擊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襲其懈。又曰。成其溢。奪

其好。我自其外。使自其內。此穰苴之所知也。漢之所行。遷之所見。而謂先王為之乎。

太原劉氏曰。司馬法者。周大司馬之法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乃六師之法。入則佐天子以治國。出則總戎兵。以定亂。故其書仁本篇首言仁義禮智信。次言九伐之法。天子之義篇首言法天地。觀先聖教民體俗。次言賞善伐惡之法。定爵篇首言教詔之法。次言戰攻之法。嚴位篇專言治兵之法。用衆篇專言應敵之法。有太公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馬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




齊馬之義。此王者仁義之兵也。周武既平殷亂。封太公於齊。而子呂仍為齊侯。故其法傳於齊。桓公之世。管仲用之。變而為節制之兵。遂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又變而為權詐之兵。遂能却燕晉之師。景公以穰苴有功。封為司馬之官。後世子孫號為司馬氏。至齊威王。追為古司馬法。方成此書。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是也。書中多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非此司馬法也。是書言辭古簡而義深。中間多有缺文。經字。儒者多未經意。學

者由是不得其說。今姑為之直解。以訓將家子弟。其不可曉者。悉皆闕疑。以俟知者焉。

愚按。穰苴由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譖而殺之。其言甚美。世皆信之。予以春秋左傳考之。未有燕晉伐齊者也。而戰國策稱司馬穰苴首執政者也。潘工殺之。故大臣不附。意者穰苴潘王之臣。嘗為潘王却燕晉。而戰國雜說妄以為景公時耶。

集說畢





七書之中唯司馬遷最古久無註解皆  
非缺典幸逢全集莫啻拱璧將門子弟  
少而讀之壯而行之庶幾三代揖讓之  
兵復見於  
今日矣敬用鏤板以廣其傳收書君子  
幸垂覽焉  
成化己丑孟夏金臺馮氏忠孝堂新刊

司馬遷集詳卷上

國子監承學京衛武學伊洛閭禹錫校集

仁本第一

太原劉氏曰仁本者以仁為根本也。因篇  
首有仁本二字故以名篇。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

太原劉氏曰仁者本心之全德。其用則主於愛愛  
莫先於仁。民愛物。義者心之制。其用則主於斷斷  
莫先於因。事之宜而治之。故古之治國治軍者必  
以仁為根本。以義治之。斯謂得其正耳。○江陰劉  
氏曰。仁即聖人子育萬姓之仁。義即聖人以義制  
事之義。言古者帝王之有天下。必以仁為本。而以



大義治之。蓋仁以養民，義以立政。因仁義無行以合天意，斯所謂治天下之正道也。

正不獲意，則權權出於戰，不出於中人。

太原劉氏曰：以正治之，或不能得其意，則用權變之道以濟之。權變之道出於戰陳，不出於中人。中人者，中品之人，未可與權者也。正者，高世之常權者。一時之用，乃湯武仁義之兵而濟之，以權者也。或曰：中人即建中用中之人，與戰用權之道異也。未知是否。愚謂中人上下，疑有關文誤字。姑為此說以俟知者。○江陰劉氏曰：權即天地造化之權。春而生，秋而殺，電而雷，風而雨，天地動盪之大權也。聖而文，神而武，仁而德，義而勇，聖人弔伐之大

權也。聖人既以仁義正道平治天下，然猶有梗化背叛不臣之國，則當用乎神武大權以討平之也。故權出於王者伐叛之義，戰不出於爭利詐故之陰謀。此所以權不出於中人也。○愚謂龍韜云：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後漢段紀明亦曰：每奉詔書，軍不內御。此其不出於中人之義乎。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攻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

太原劉氏曰：此所以殺人以安天下之人，殺之可也。如武王誅紂伐奄，唐太宗執高德儒數之曰：汝指野鳥為鸞，欺人主求高官，吾興義兵，正為誅佞人耳。其餘不戮一人，自古誅其君而弔其民，皆是



殺人以安人者也。攻人之國而愛惜其民，攻之可也。如武王克商，大資其民，是也。以戰而止息天下之戰，雖與之戰可也。如武王以革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與紂一戰而天下大定，是也。○江陰劉氏曰：殺人本凶事也。然殺一人而萬姓安，誅一罪而三軍定，雖忍而殺之，亦曰可也。此即黃石所謂去一利萬，政乃不亂之意也。然則聖人竄逐三苗之事，固不可得而見矣。若皇甫文出謁而寇恂斬之，王建乞降而司馬懿戮之，故有近於斯乎。凡民陷於殘虐，為仁君者不得不舉兵伐之。故雖攻其國而實救其民也。戰本危事，不可輕舉。然強暴之人必欲稱兵作亂，傾人宗社，即當親率大衆攻其心。

腹以解之。若李晟北圍范陽，則賊當捨趙是也。故仁見親。

江陰劉氏曰：有仁之君愛民如子，而哀憐傷病，所以民必愛戴。若太王之歸市，文王之子來，是也。

義見說。暗

江陰劉氏曰：有義之君見義勇為而不爭利，所以民必悅服。若太公所謂同憂同樂，同好同惡，是也。智見恃。

江陰劉氏曰：有智之君謀慮深遠，能知始終成敗，所以民必見倚恃。若太公所謂以天下之慮則無不知，是也。恃倚仗也。

勇見方。



江陰劉氏曰。有勇之君。明於禮義。而敵人畏服。所以民必見向。若先武見小敵怯。大敵勇。是也。方向也。信見信。

江陰劉氏曰。有信之君。修明政令。而以誠心待衆。所以民必親信。若諸葛亮行師。以大信為本。不留代兵。而軍士感悅之類是也。若夫以偏愛為仁。假公為義。無人為勇。小節為信。則非王者之道矣。丙得愛焉。所以守也。

太原劉氏曰。在內之民。得其恩愛。所以能守。如趙襄子使尹鐸守晉陽。智伯以水灌之。城不沒者三板。沈竈產蛙。民無叛意。皆尹鐸之愛。有以結其心耳。○江陰劉氏曰。丙得士卒愛慕之心。故可與之

城守。即上文所謂仁見親之義。若李晟能與下同甘苦。以忠義感發士心。終無攜怨。是也。

外得威焉。所以戰也。

太原劉氏曰。在外之兵。畏其威嚴。所以能戰。是國家法素行也。○江陰劉氏曰。外有雄武之威。聞者莫不畏服。若李光弼謀定而後戰。能以少覆衆。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是也。

戰道不違時。不應民病。所以愛吾民也。

江陰劉氏曰。古者義師之舉。上不違於天時。下不違及民病。蓋所以愛吾民也。一說。王者弔伐之兵。不違於農時。不妨於耕稼。不歷民於疾病。所以愛吾民也。用兵之道。後不兵籍糧。不三載當一舉。克



之不可久逾其時以致民病若周瑜言中國士衆  
遠涉江湖之關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是也

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夫其民也  
太原劉氏曰不加人之喪不因人之凶所以愛憐  
其民也如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是也吳王闔閭  
乘先常死而伐之是加人之喪由人之凶者也○

江陰劉氏曰敵國有喪而不加兵敵國飢荒而不  
乘凶所以愛其一國之民也若晉士匄討齊聞  
齊侯卒而還之類是也

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太原劉氏曰隆冬盛夏大寒大暑之月不興師以  
伐所以兼愛其民也兼愛猶曰廣愛蓋隆冬興師

必有裂膚墮指者盛夏興師必有冒暑疾疫者此  
聖王所以慎之也○江陰劉氏曰古者帝王不於  
冬夏興師恐傷彼此之民所以兼愛之也  
故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太原劉氏曰故國雖大好戰必至於亡如有扈氏  
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是也天下雖安忘戰  
必至於危如承桑氏之君備德廢武以滅其國家  
是也○江陰劉氏曰國家雖強大然好窮兵黷武  
而爭人土地必至於敗亡而後已天下雖無事而  
人君溺於晏安遺忘武備然亦必至於危殆也

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  
太原劉氏曰天下既平定天子乃大愷而歸愷軍



樂也。春秋左傳振旅愷以入於晉。是愷為軍樂也。明矣。後章得意以愷歌示喜者是也。春畋曰蒐。秋畋曰獮。蒐者搜也。搜其無孕字者取之。獮者殺也。順秋陰之氣而殺之。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江陰劉氏曰。愷軍勝之樂也。天下既已治平。天子於是大作愷樂。故於春則蒐。獮。秋則獮。獵。皆所以嚴備武備。安不忘危也。

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太原劉氏曰。諸侯春月則振旅。秋月則治兵。振也。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天子春蒐。秋獮。諸侯振旅。治兵。皆所以不忘戰也。江陰劉氏曰。振。整也。出曰班師。入曰振旅。治兵則即練兵也。

皆所以闕武揚威。而不敢忘戰也。

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太原劉氏曰。奔。敗北也。謂追人敗北之兵。不過一百步。縱綏。春秋左傳註引此為從綏。柳子厚文引七十而從心。亦作縱心。是縱從古通用也。綏者御轡之索。乃六轡之總也。古者以軍退為綏。謂從人退還之軍。不過九十里。春秋左傳晉趙盾命三軍皆出與秦戰。交綏。注曰。軍退為綏。謂秦晉皆有備。各防其失。不戰而兩退。故曰交綏。蓋兩家車馬將士嚴整。各執轡當陣。有必戰之勢。所以各防其失。而交退。是以綏為不戰而退軍之名也。後篇又曰。



從奔不息。蓋逐奔從奔，縱綏三者意相似。辭讓之心，禮之端也。蓋良心發見而不可掩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非為恐傷我之兵，又憐彼之敗，不忍窮兵逐之。是又讓之大者，乃所以明其禮也。惟仁義之兵如此。若後世乘人之敗，有不解甲三日而追之者，非明禮之道也。○江陰劉氏曰：綏退也。又御轡之索也。三十五里為一舍，三舍一百五里也。戰勝之師，追奔逐北，不過百步，恐陷伏也。交戰而敵退，縱之不過百里，過百里而追之，恐敵有謀也。此所以明交戰追退之禮也。

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其仁也。

太原劉氏曰：不窮追其不能，而哀憐被傷及患病

之人。若秦與晉戰，秦人將潛師而適趙盾，薄之於河，趙穿胥申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入於險，無勇也。趙盾聞之，遂不薄秦兵，即此意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良心善端之發見者，乃所以明夫仁也。○江陰劉氏曰：人之材技智識，多有不齊，或有人為忠厚而無他能者，則不窮治其不能也。而取其所長，或遇敵傷殘而有疾病者，則哀憐其傷殘，疾病而不致委棄，此所以明吾之仁心也。

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

太原劉氏曰：兵成行列，然後鼓之而進，不乘人之不及，不掩人之不備，此所以明其信也。信者，以實



之謂。○江陰劉氏曰。凡陣行既定。約束已明。然後鳴鼓而進。不使前後紊亂失次。所以明吾之信令也。

事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

太原劉氏曰。爭義不爭利。此所以明其義也。如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遺之牛羊。他日又不祀。湯使人往為之耕。葛伯殺一童子而奪其黍肉。湯興兵伐之。但為其不祀及殺是童子而征之耳。此爭義而不爭利也。○江陰劉氏曰。王者興師。蓋為討其不義。非為貪人土地之利而舉。所以明吾之有義也。

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

太原劉氏曰。人既服降。又能捨之不殺。此所以明其勇也。春秋傳曰。叛則伐之。服則捨之。是也。○江陰劉氏曰。敵人既已降服。又皆舍之而不殺。所以明吾之有勇畧也。昔李靖不籍降將之資。而江漢列城爭下。豈獨舍服有勇。又能推恩而取勝矣。知終知始。是以明其智也。

太原劉氏曰。知事之所以終。知事之所以始。此所以明其智也。○江陰劉氏曰。善用兵者。當知始終成敗。使舉無遺策。所以明吾之有神智也。

六德以時合教。以為民紀之道也。自古之政也。

太原劉氏曰。六德者。禮仁信義勇智也。六德以時會合其眾而教之。先王修為民紀之道。此乃自古



之政也。○江陰劉氏曰。六德者。即上文所謂禮仁信義勇智是也。六德既明。當隨時而用。用之中。乃合為教令。以訓其國人。此民紀之道。自古之戎政也。

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悅懷。海外來服。獄弭。而兵寢。聖德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古先聖王之治。上順天之道。下設地之宜。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官民之有德。而正其名。治其物。官民有德。請任賢使能。俊傑在位也。正名者。公卿大夫是也。治物者。如六卿分職。各司其治也。立國而辨職。國謂諸侯。

之國。職謂公侯伯子男也。以爵而分祿。爵重者。重其祿。爵輕者。輕其祿。所以諸侯說懷。海外之遠。皆來服。獄訟弭滅。而甲兵寢息。乃聖德之至也。聖者。神明不測之跡。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也。○江陰劉氏曰。何謂乎順天之道。若堯之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之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是也。何謂乎設地之宜。若禹之分別九州。以定甸侯。綏要荒服。大而宜都。小而宜邑。遠而宜道。險而宜關。是也。民之有德者。則官之。然猶正其官名。使各治其事。封建其國。各辨其職。封公。爵者食公祿。封侯。爵者食侯祿。各有等差。而不亂。於是諸侯說懷。海外來服。獄訟皆止。而干戈寢息。此聖王德化之至治也。



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

太原劉氏曰。其次有賢王者。制禮樂與法度。乃作墨劓腓宮大辟五刑。禮度數之節文。教民以中也。樂聲音之高下。教民以和也。古禮有五。吉凶賓軍嘉。古樂有六。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禮大武。法法則也。度制度也。五。天地之中數。刑必用五者。蓋欲民協于中也。

興甲兵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

太原劉氏曰。興甲兵以討不義之人。巡諸侯之所守。察方國之善惡。會天下之諸侯而考其有不同者。如書輯五端及明試以功之類是也。○江陰劉氏曰。巡狩者。巡所守也。省方者。省省耕而補不足。

秋省斂而助不給也。會諸侯者。會四方之諸侯也。考不同者。考車書禮樂制度之有不同也。

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于諸侯。彰明有罪。

江陰劉氏曰。其諸侯之君。或有逆於王命。敗亂天常。背棄明德。不順天時。而傾危有功於國之主。天子乃徧告于諸侯。彰明其罪惡。

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祈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

太原劉氏曰。皇。大也。天以形體言。上帝以主宰言。日者。陽之精。月者。陰之精。星者。五星。金木水火土也。辰。十二次也。又日月所會亦謂之辰。后土者。皇



地祇也。四海神祇。東西南北四海之神祇也。凡載在祀典者皆是也。山川者。名山大川。如五嶽四瀆之類是也。冢社者。大社也。先王。如周之文王武王。造於先王者。告之祖廟也。○江陰劉氏曰。復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于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之廟。然後興師追討。蓋不敢輕舉其事也。

然後冢宰徵師于諸侯。曰。某國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于某國。會天子正刑。

太原劉氏曰。冢宰。六卿之長。統百官。均四海者也。然後冢宰徵師。旅于諸侯。曰。某國今為不道之事。當往征之。以某年某月某日。師至于某國。相會天

子乃明正其刑。○江陰劉氏曰。此徵師之詔也。

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殺勿敵。

太原劉氏曰。冢宰與百官施布號令於軍中。曰。凡入罪人之地。無暴害國內。合祀之神祇。無行田獵之事。傷農而害物。無毀傷其土功。無燔燒其墻屋。無斫伐其林木。無掠取人民之六畜。禾黍器械。六畜者。馬牛羊犬豕鷄也。禾黍。谷之在田野者。器械者。民家所用之器物也。見其老幼之人。奉而歸之。勿得傷害。雖遇少壯之人。他若不敢相校。勿與之為仇敵也。○江陰劉氏曰。師入罪人之境。禁此六



者蓋彰其討罪之義。此正所謂義見方也。若見敵之老幼。即當撫而遣回。不使其下傷之。雖遇強壯之人。而不與我爭鬪。則勿與之角力也。敵若傷之。醫藥歸之。

太原劉氏曰。若有與我爭鬪而被傷者。則命醫藥調治之。使歸其國。

既誅有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立明。正復厥職。太原劉氏曰。既誅有罪之人。國不當滅。天子與天下諸侯備正其所征之國。舉用賢士。更立明君。正復其上下職而返。

王霸之所以治諸侯者八。

太原劉氏曰。王者往也。言天下之所歸往也。霸者

長也。為天下諸侯之長也。王霸之所以平治天下諸侯者有八事。

以土地形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土地之多寡示強弱之形於天下之諸侯。如天子地方千里。大國地方百里。次國地方七百里。小國地方五十里。是也。○江陰劉氏曰。形當作封。謂以土地封諸侯也。

以政命平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政事法令平天下之諸侯。

以禮信親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禮與信親天下之諸侯。

以材力說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材力之士。說懷天下之諸侯。以謀人維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智謀之人。維繫天下之諸侯。以兵革服諸侯。

太原劉氏曰。以兵革之力。畏服天下之諸侯。同患同利。以合諸侯。

太原劉氏曰。與之同患。與之同利。以會天下之諸侯。

此小事大。以和諸侯。

太原劉氏曰。比。親比也。親比。小國事其大國。以和睦天下之諸侯。○江陰劉氏曰。此八者。乃天子臣服諸侯之道。即周禮九法之遺意也。

會之以發禁者九。

太原劉氏曰。發當作法。會合諸侯。以法度禁令者。有九事。即周禮大司馬九伐之法也。

憑藉弱犯寡。則責藉之。

太原劉氏曰。憑陵。干犯國之寡弱者。則削之。謂四面削其地也。

賊賢害民。則伐之。

太原劉氏曰。賊殺賢人。擾害良民。則伐之。謂薶其罪而致討也。

暴內陵外。則壇之。

太原劉氏曰。暴虐國內之民。欺陵境外之國。則壇之。壇。讀曰壇。謂置之空壇之地。由其君更立其政。



賢也。

野荒民散則削之。

太原劉氏曰。田野荒蕪。人民逃散。則削之。謂削其地。貶其爵也。

負固不服則侵之。

太原劉氏曰。負地之險。固不肯服。後者則侵之。謂偃旗臥鼓而侵之也。

賊殺其親則正之。

太原劉氏曰。賊殺其同姓之親。則正之。謂統治其罪也。

放弑其君則殘之。

太原劉氏曰。放弑其本國之君。則殘之。謂殘滅其

國也。

犯令陵政則杜之。

太原劉氏曰。犯上之令。陵上之政。則杜之。謂杜塞

也。言其無禮而杜絕也。

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太原劉氏曰。外內紊亂。與鳥獸同行。則滅之。謂滅其國。毀其宗社也。○胡氏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從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行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燔



賢也。

野荒民散則削之。

太原劉氏曰。田野荒蕪。人民逃散。則削之。謂削其地。貶其爵也。

負固不服則侵之。

太原劉氏曰。負地之險。固不肯服。後者則侵之。謂偃旗臥鼓而侵之也。

賊殺其親則正之。

太原劉氏曰。賊殺其同姓之親。則正之。謂統治其罪也。

放弑其君則殘之。

太原劉氏曰。放弑其本國之君。則殘之。謂殘滅其

國也。

犯令陵政則杜之。

太原劉氏曰。犯上之令。陵上之政。則杜之。謂杜塞。赴之。使不得與隣國交通也。○江陰劉氏曰。杜塞也。言其無禮而杜絕也。

外內亂禽獸行則滅之。

太原劉氏曰。外內紊亂。與鳥獸同行。則滅之。謂滅其國。毀其宗社也。○胡氏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從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行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繕



以弱假強而能左右謹去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其輕重也。○江陰劉氏曰。此九者天子征伐諸侯之大義乃周禮之全文也。

天子之義第二

太原劉氏曰。天子之義者君道也。君道無所不備而獨以義言者。義主果斷。書曰。以義制事。兵又事之大者。非義不能果斷而歲制。此所以獨以義言也。以首有天子之義四字。故以名篇。

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太原劉氏曰。純者純一不雜也。天子之義必純一而取法於天地。天地之道。春生而夏長。秋收而冬

藏。天子亦法天地之道。仁以愛之。義以制之。禮以敬之。智以別之。一寬一猛。天地之道。陽舒而陰慘。陰殺而陽生。天子亦法天地之道。修德而行政。明刑而慎罰。一張一弛也。又觀先世聖王已往之迹而儀刑之。此天子之義也。○江陰劉氏曰。帝王天子之子也。故曰天子。天子之義必當取法於天地。夫以高而覆物。地以厚而載物。天地以生物為心。風霆流形。品物滋生。皆由二氣之所育。故春則生之。夏則長之。秋則遂之。冬則成之。君之治天下。以禮教之。法乎春也。以樂化之。法乎夏也。以刑糾之。法乎秋也。以政正之。法乎冬也。故一號一人。一勤一止。皆取乎天地之法。然猶觀於先聖之所為而



不背於道義。此所以合於天地之德也。

士庶之義必奉於父母而正於君長。

太原劉氏曰。士秀民也。庶衆民也。或曰。士即古之上士。中士。下士也。為士庶之義。內以奉養其父母。上必取正於君長。○江陰劉氏曰。士庶人之義。內則敬奉於父母。以盡其孝。外則取正於君長。以盡其忠。此即下文士必先教之意也。

故雖有明君。士不先教。不可用也。

太原劉氏曰。故雖有明聖之君。而士不先訓教。不可任用也。或曰。士教民之官也。即以不教民。是謂棄之之義也。○江陰劉氏曰。士不素服教令。則材器不能成。心腹不相得。故雖有至明之君。亦不

可得而用矣。

古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經使不相陵。

太原劉氏曰。古者聖王之教民。必立貴賤之倫。次使之上下有序。定經制使不相侵陵也。○江陰劉氏曰。古之教民者。必立貴賤等第之常經。使之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各安其分。而不相陵侮也。

德義不相踰。

江陰劉氏曰。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蓋國容乃衣冠文物之貌。軍容乃甲冑武勇之貌。文貌不入於軍陣。武勇不入於朝堂。所以德義不相踰也。

材技不相掩。



江陰劉氏曰。凡於一國而取聽於人者。則所聽必得其實。於三軍之中而取聽於人者。則所聽必得其宜。此所以人之有材。有技。有勇。有畧者。必得其實。而見用於時。不為猜忌。如嫉之人。遮掩而見棄也。

勇力不相犯。

江陰劉氏曰。順於教令而為士者。上必賞之。犯於教令而為士者。上必殺之。此所以勇力不相侵。犯勇力相犯者。若穎考叔取鄭伯之旗。劉音。弘。暗。先登。而子都自下射之。是也。故方同而意和也。

太原劉氏曰。方向也。謂所向必心同而意和也。一

本作力同。未知是否。○江陰劉氏曰。謂如此。則方畧相同。而意氣和合也。詳見下文。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喻。

太原劉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皞皞。大夫濟濟。士子矜矜。揖讓進退。升降跪拜。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此國容也。所以不可入於軍。武夫前呵。壯士後隨。旌旗靡憾。金鼓笳笛。坐作進退。分合解結。此軍容也。所以不可入於國。故人之有德義者。不得相喻也。上貴不伐之士。不伐之士。上之器也。

太原劉氏曰。在上者當貴重。不誇伐功能之士。不誇伐功能之士。乃在上者之器用也。或曰。上之器。上品之器也。



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

太原劉氏曰。苟不誇伐。則無求於人。既無求於人。則與人無所爭也。昔馮異見諸將爭功。每屏大樹下。得此道也。

國中之聽。必得其情。軍旅之聽。必得其宜。故材技不相掩。

太原劉氏曰。在國中聽斷。務必要得民之情狀。聽訟。聽政之聽。得其情而斷其是非可也。在軍旅中聽斷事務。亦必要得其所宜。若不合宜。必有濫賞罰者矣。如此。故人之有材技者。不得相遮掩也。從命為士。上賞。犯命為士。上戮。故勇力不相犯。太原劉氏曰。聽從命令為我士者。受之以上賞。于

犯命令為我士者。治之以上戮。如此。故人之有勇力者。不得相犯也。

既致教其民。然後謹選而使之。

太原劉氏曰。既推致教道於民。然後謹慎選擇其能者而仕使之。○江陰劉氏曰。士不先教。則不可用。今既教其民。而皆可用矣。然猶慎擇其人而使。之。苟不慎擇其人而輕信委任。則豈無趙括談兵之事哉。

事極修。則百官給矣。

太原劉氏曰。事極修整。則百官給足矣。○江陰劉氏曰。事極修習。則百家有謀之言。皆是備矣。教極省。則民興良矣。



太原劉氏曰。教極省察。則民興良善矣。○江陰劉氏曰。教極省察。則民習其訓誨。而興起為賢良矣。習貫成。則民體俗矣。

太原劉氏曰。習貫既成。則民體風俗矣。貫與慣同。習慣如自然是也。○江陰劉氏曰。軍旅之士。固非一州一郡之人。今已先教。習慣性成。則民體於上。意而成。一國之俗矣。

教化之至也。

江陰劉氏曰。此以上者。皆教化之至。而致然也。

古者逐奔不遠。縱緩不及。不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太原劉氏曰。古之戰者。逐人奔敗之。兵不欲甚遠。從人退還之。兵不必及之。不遠則難為彼所誘。若

龍耳。評遂韓信為信誘。過灘水而敗之。不及則難為彼所陷。如龐涓從孫臏。笑至馬陵而殺之。此古之為將者。所以逐奔而不遠。縱緩而不及也。○江陰劉氏曰。古之善戰者。追逐敵人。不過百步。所以不遠。縱容敵退。不可越三舍。所以不及。故不遠則難誘。我不及則難陷於敵。然敵人亦有真敗而不可追。有真退而不可擊者。若唐太宗追薛仁果於圻嶺。堦。是真是敵也。曹劌錯登車以望齊師。旗靡而轍亂。是真退也。兵固有形同而勢異者。若龐涓陷於馬陵道。是過三舍而取敗也。

以禮為固。以仁為勝。

太原劉氏曰。以禮為固者。守之以禮也。以仁為勝



者戰之以仁也。此皆上古神武不殺之道。○江陰劉氏曰。王者之師。以禮為固。衆之本。以仁為取。勝之機。

既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

太原劉氏曰。既勝敵之後。其教化可得而復用。此君子所以貴之也。○江陰劉氏曰。既勝之後。其教不亂。故可復行。此君子所以貴其道而重之也。不以禮為固者。若王孫滿言秦師輕而無禮。是也。不以仁為勝者。若項王所過無不殘滅。是也。其教不可復者。若莫敖狃於蒲騷之役。是也。

有虞氏戒於國中。欲民體其用也。

太原劉氏曰。有虞氏舜也。凡有戎事。必告戒於國

中。欲民體上之命也。○江陰劉氏曰。命。教也。道也。信也。帝舜教戒於國中。蓋欲其民體其教而行之也。

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

太原劉氏曰。夏后氏禹也。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中。欲民先事而成其慮也。○江陰劉氏曰。夏禹立誓於軍中。蓋欲其民先成其謀慮。而後討其功也。

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

太原劉氏曰。殷湯有天下之號。凡出師征討。誓告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治勇銳之意。以待戰陣之事也。○江陰劉氏曰。商本湯之號。盤庚遷殷。後改為



殷成湯誓於軍門之外。蓋欲其民先誠其意以待事之至也。

周將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

太原劉氏曰。周武王有天下之號。凡出師征討。必待將與敵人交刃之時。而誓告之用。致民必死之志也。○江陰劉氏曰。周武王以兵交接。然後誓之。蓋欲使民志之不變也。

夏后氏止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

太原劉氏曰。夏后氏以揖讓有天下。是以正其德也。未嘗用兵之刃。故兵器不雜。用兵之刃。兵器宜雜。雜則難制。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也。○江陰劉氏曰。禹以正德而受舜禪。故無所用兵。以兵

不繁。雜也。觀於舞下。羽于兩階。土旬有苗。格。繫。可

見矣。

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

太原劉氏曰。殷湯以義取天下。初用兵之刃矣。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遺。喆之牛羊。葛伯殺而食之。又不以祀。湯使人問之。曰。無以供粢盛。評也。湯使人往為之。耕。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豈非義乎。○江陰劉氏曰。成湯以征伐而有天下。以義為主。故始交其兵刃矣。

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太原劉氏曰。周以力取天下。盡用兵之刃矣。革車



三百輛。虎賁三千人。諸侯會於孟津者八百。鷹揚之將以百夫致師。非力而何。愚按夏商周三代各以其盛者而言。非殷無德而周不義也。○江陰劉氏曰。武王亦以征伐而有天下。乃以力相尚。故盡交其兵刃矣。

夏賞於朝。貴善也。

太原劉氏曰。夏后氏賞有功者於朝。貴人之善也。

江陰劉氏曰。夏賞善人於朝。貴用善德也。

殷戮於市。威不善也。

太原劉氏曰。殷戮有罪者於市。威人之不善也。

江陰劉氏曰。殷殺有罪人於市。威不善之人也。

周賞於朝。戮於市。勸君子。懼小人也。

太原劉氏曰。周賞有功於朝。戮有罪於市。勸為

善之君子。懼為惡之小人。○江陰劉氏曰。周以賞

罰兼行。所以勸勉君子而威懼小人也。

三王彰其德。一也。

太原劉氏曰。夏商周三王。彰顯其德。則一而已。○

江陰劉氏曰。三代賞罰雖不同。然彰其德。政則一

而矣。

兵不雜則不利。長兵以衛。短兵以守。

太原劉氏曰。兵器不雜而用之。則不鋒利。長兵以

之而衛。長兵戈戟之類是也。短兵以之而守。短兵

刀劍之類是也。○江陰劉氏曰。兵五兵也。所謂五

兵者。刀。鎗。弓。矢。衣。甲。戈。盾之屬是也。凡五兵不相



雜而用。則不能得其利矣。長兵弓矢是也。短兵鎗刀是也。弓矢以衛。所以禁遠也。鎗刀以守。所以防身也。

太長則難犯。太短則不及。太輕則銳。銳則易亂。太重則鈍。鈍則不濟。

太原劉氏曰。兵器太長。則難犯入。兵器太短。則不及人。兵器太輕。則銳。銳則易至於亂。兵器太重。則鈍。鈍則不能濟事。○江陰劉氏曰。專用長兵。則彼此不能相犯。專用短兵。則彼此不能相及。故五兵相雜而用。則可得其利矣。太輕者。若用騎不用步。用弓矢不用戈甲。用蓐食不用輜重之類是也。蓋太輕之兵。雖曰勁銳。然不能堅固持久。若計一失

則必易亂而取敗矣。太重者。若當用步兵而用騎。當因敵糧而大運軍食之類是也。蓋兵太重。則必遲鈍。遲鈍而行。則於事無益矣。

戊車。夏后氏曰鈞車。先正也。

太原劉氏曰。戎車。則夏后氏名曰鈞車。先導之以正也。

殷曰寅車。先疾也。

太原劉氏曰。殷之車。名寅車。先導之以疾也。鈞車。寅車。未詳其制。

周曰元戎。先良也。

太原劉氏曰。周之車。名曰元戎。先導之以良也。詩



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也。○江陰劉氏曰車製雖同而取名各異也。

旂夏后氏玄首人之執也。

太原劉氏曰曲禮謂交龍為旂者是也。夏后氏之旂玄首者象人之執。人首黑故也。執當依漢書作執。皓。

殷白天之義也。

太原劉氏曰殷之旂色白象天之義。天體空濛故也。

周黃地之道也。

太原劉氏曰周之旂色黃象地之道。地之體黃故也。○江陰劉氏曰三代之旂各以色而取義也。

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龍尚文也。

太原劉氏曰章士卒所載之章也。尉繚子所謂卒有五章是也。夏后氏之章用日月尚其明也。殷之章用虎尚其威猛也。周之章用龍尚其文彩也。○江陰劉氏曰旂之文彩繪以龍虎日月則其所尚之義明矣。

師多務威則民誦少威則民不勝。

太原劉氏曰師旅之中若多務威則民心誦而不伸。若少務威則民力不能制勝。○江陰劉氏曰誦通作屈。屈而不伸之謂也。此言上使其民屈於下文五者謂之多威多威則民不能伸其志矣。上不



能教養其民如下文五者則民挫其志而不能取勝矣。

上使民不得其義。百姓不得其叙。技用不得其利。牛馬不得其任。

太原劉氏曰。在上者使民不得合其宜。則百姓不得其倫敘。技用不得其所利。牛馬不得其任使。有司陵之。此謂多威。多威則民誣。

太原劉氏曰。為有司者。又凌辱之。此所謂務威也。多務威則民心誣而不伸矣。

上不尊德而任詐。愚不尊道而任勇。力不貴用命而貴犯命。不貴善行而貴暴行。

太原劉氏曰。在上者不尊有德之人。而任用奸詐。

邪慝之人。不尊有道之人。而任有勇多力之人。不貴用命之人。而貴犯命之人。不貴善行之人。而貴暴行之人。

陵之有司。此謂少威。少威則民不勝。

太原劉氏曰。又陵辱其有司。此所謂少威也。少務威則民力不能制勝矣。

軍旅以舒為主。舒則民力足。雖交兵致刃。徒不趣。車不馳。逐奔不踰列。是以不亂。

太原劉氏曰。軍旅以舒緩為主。舒緩則民力足。用古者師行。日三十里為舒。則民力足矣。雖與敵。人交兵致刃。徒少者不趣。走御車者不驅馳。追逐奔走。未踰行列。是以其軍不亂。○江陰劉氏曰。凡軍



旅之中以寬舒為主。蓋寬舒則凡事不至急迫。而民可盡心竭力。樂於趨事矣。故雖與敵交兵。致刃步不奔趨。車不馳騁。逐奔者不過於前列。所以不至於敗亂。而無多威。民屈之患也。大抵世之凶猛者。莫如軍威。故軍威一振。則萬人披靡。苟於未戰之時。不能假借顏色。傾身下士。則有言者誰敢盡有勅。誰敢輸此。所以項羽有垓下之亡。而張飛有帳下之刺也。

軍旅之固。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誠命。

太尔劉氏曰。軍旅之所以固者。不失其行列之政也。不絕其人馬之力也。或遲或速。不過越將之誠。

命也。○江陰劉氏曰。軍陣之所以堅固而不可犯者。以其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遲速不過謹從軍令。故也。失行列之政者。勝不相讓。敗不相救。是也。絕人馬之力者。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是也。此遲速所以當從嚴令也。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則武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太原劉氏曰。古者國容不入於軍。軍容不入於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者是軍勝於民。武勝於文也。國容入軍。則民德弱。者是民逼於軍。文逼於武也。江陰劉氏曰。註見前。此言專尚武則失於驕。專尚文則失於弱也。



故在國言文而語溫在朝恭以遜簡已以待人。不名不至。不問不言。難進易退。

太原劉氏曰。故在國言談文飾而辭語溫和。所謂與上大夫言。問問如也。是也。在朝廷恭敬而遜順。所謂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是也。修治自己以待他人。君不名不至。君不問不言。難進而易退。所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是也。○江陰劉氏曰。此言備已待人之意。苟或反此。則為殺妻求將之人矣。一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冑者不拜。兵車不載。城上不趣危事不齒。

太原劉氏曰。在軍旅中。辭語抗而立。如周亞夫屯軍細柳。漢文帝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

不聞天子詔。是也。在行伍中。當馳逐而果。介冑者不拜。在兵車不載。不暇為儀也。城上不趣。走恐驚人也。危事不啓齒。恐惑眾也。○江陰劉氏曰。在軍旅中。則挺然而獨立。在列陣中。則馳逐而果。敢故甲冑在身者。不拜。城上不可奔走。敗亡之事不可再言。此言軍容不可入國之意也。介者不拜。若漢文帝勞軍於細柳營。而周亞夫不拜。是也。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

太原劉氏曰。故禮與法。一表一裏也。在國尚禮。在軍尚法。文與武。一左一右也。在國尚文。在軍尚武。江陰劉氏曰。禮文禮也。法軍法也。有禮不可無法。有文不可無武。必相須而為用也。



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試。

太原劉氏曰。古者賢王在上。明下民之德。而無所隱。盡小民之善。而無所蔽。故無廢墜之德。無簡擇之民。言德皆可舉。而民皆可用也。所謂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是也。賞無所生。言民皆善也。罰無所用。言民皆不為惡也。○江陰劉氏曰。廢棄捨也。簡。忽畧也。言棄而忽諸也。古之賢王。凡民有德。必當明而舉之。凡民有善。必當盡而用之。此所以有德者必見錄。有善者必見用也。李晟馭眾。雖廝養小善。必記其姓名。亦此意也。古者帝王之用刑賞。一盡乎公道。賞不可以無功。而乎罰不可以

無罪而試。惟在公論而已矣。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

太原劉氏曰。有虞氏舜也。舜之世。不賞不罰。而民皆可用者。至德之所致也。○江陰劉氏曰。帝舜在位。不賞不罰。民皆可用。何也。以其有至大之德化之也。

夏賞而不罰。至教也。

太原劉氏曰。夏后氏但賞人之善。而不罰。至教也。江陰劉氏曰。大禹受傳於舜。有賞而無罰。以其有至善之教也。

殷罰而不賞。至威也。

太原劉氏曰。殷人但罰人之惡。而不用賞。威之至。



也。○江陰劉氏曰。成湯受命。有罰而無賞。以其有至重之威也。

周以賞罰德衰也。

太原劉氏曰。周人兼用賞罰。民德之衰也。○江陰劉氏曰。武王之時。賞罰兼行者。以其民德既衰。不得不如是也。

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

太原劉氏曰。賞人之功。不過其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江陰劉氏曰。凡有功當賞者。即當賞之。不可使踰一時。蓋欲民之速得為善之利也。

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

太原劉氏曰。罰人之過。不遷移其列。欲民速覩為

不善之害也。○江陰劉氏曰。凡民罪惡當誅者。即時誅之。使不過行列之遠。蓋欲民速見為不善之害也。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上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亡等矣。上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凡有大捷。上下皆不賞。故上下皆不誇伐其善。在上者誠不伐善。則不至於驕矣。在下者誠不伐善。必亡等矣。言無彼我之分也。上下皆不伐善。如此相讓之至也。○江陰劉氏曰。此言有功上下相讓之道。若李晟再造唐室。而不敢以功自任之類是也。

大敗不誅。上下皆以不善在己。上苟以不善在己。必



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已。必遠其罪。上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凡有大敗。上下皆不誅責。故上下皆以不善在已。謂上下皆服自責也。在上者誠以不善在已。必能遠離其罪。上下皆分惡如此。相讓之至也。○江陰劉氏曰。此言有罪。上下分惡之道。若諸葛街亭之敗。請自貶三等之類。是也。

古者戍楛兵。三年不典。觀民之勞也。上下相報若此。和之至也。

太原劉氏曰。古者戍邊之兵。三年不典。典猶籍也。如後不再籍是也。古者戍兵。今年春暮行。明年夏

代者至。一年即還。三年不驗籍而役之。是四人輪番當一戍兵也。三年不典者。觀民之勞苦也。下供上之役。上觀下之勞。上下相報如此者。和之至也。江陰劉氏曰。古者防秋之兵。歸優其後。故三年不籍用之。蓋憫見其勞苦也。上下相報之情若此。和樂至矣。

得意則愷。示喜也。

太原劉氏曰。戰伐而勝。得意而還。奏以愷歌者。示喜也。愷歌。軍樂也。○江陰劉氏曰。愷歌。軍勝之樂也。愷歌而回。蓋以示喜也。

偃伯靈臺。各民之勞。示休也。

太原劉氏曰。偃伯。恐有闕文。誤字。或曰。偃伯。即偃



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同得天下之後，築天子之臺，亦曰靈臺。國之有臺，所以望氛，稷察灾祥。時觀遊節勞佚，此悠久之事。凡勞還，歸帥勞還，役恐皆在靈臺之下，答民之勞，所以示休息其民也。或者又曰：偃姬，字之誤也。姬伯，即文王也。文王時有靈臺，其詩曰：經始勿亟，即所以答民之勞也。未知孰是。○江陰劉氏曰：偃伯當作姬伯，即文王也。文王經始靈臺，而民作詩歌之，故雖答民之勤勞，而亦示民之休息也。



